



抒怀

翠穹之下

陈金昌

每天都要开车经过晋江青阳的崇德路。这条路并不宽敞,倒是两边有一排排大叶榕,枝干虬结,树冠相接,像是站立两旁的迎宾使者,弯着腰,搭着手,在半空中搭成拱形的绿色穹顶,让夹在中间的路显出几分幽邃来。

听说,崇德路两旁的大叶榕种植于1996年,至今已近30年了,早与崇德路融为一体,成为行人眼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眼下正是春光明媚,大叶榕的新叶最为动人。枝桠上冒出片片嫩芽,肆意地向上舒展着,让整条路换上了新装。像是掺了阳光似的,新叶的绿薄得透亮,嫩得能掐出水来。微风过处,千万片新叶轻轻颤动,宛如绿色的连漪在头顶荡漾。这时候的绿,是最为鲜活的,带着一股子生涩气,全不似夏日的浓绿那般老成。每次堵车烦闷之际,我都要抬头看看这片新绿,心中顿觉清爽起来。

而到了盛夏时节,大叶榕的荫蔽,让崇德路成了天然的凉棚。宽大的叶片层层叠叠,将烈日挡在外面,只漏下些细碎的光斑。正午时分,阳光最毒,树荫下却自成一方清凉世界。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鸣叫,树下的行人来去匆匆,谁也不曾抬头看一眼这些默默奉献的绿色卫士。只有偶尔一阵穿堂风掠过,引得树叶沙沙作响,才让人恍然惊觉头顶这片浓荫的存在。

大叶榕是常青树,一年四季始终绿树成荫,但并非永不凋零,只是掉叶子的季节也是在春季,便有了“春风扫落叶”的景观。大概是冬末初春吧!绿叶渐渐染上金黄的色泽,一阵风吹过,黄叶纷纷扬扬地飘落,在空中打着旋儿,像是在落一场金色的雨。落叶铺满人行道,踩上去沙沙作响,别有一番意趣。环卫工人日日清扫,落叶却似乎永远扫不尽,今日刚净,明日又积。但这落叶去得也急,不过三五日光景,枝头便已光秃秃的了。那枝干盘曲遒劲,在蓝天的映衬下,勾勒出疏朗的线条。偶有麻雀停驻,啾啾数声又飞走,更显得树影寂寥。但细看枝头,已然孕育着芽苞,不过一场细雨的工夫,昨日的满目萧索很快化作了片片新绿。

开车行驶在崇德路,在翠穹之下看芸芸众生,感悟生命的意义。大叶榕一年四季不言不语,却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轮回。新绿时的欣喜,浓荫时的庇护,黄叶时的绚烂,枯枝时的静默,无一不是对生命最好的注解。这些树教会我们,成长需要耐心,奉献不必张扬,繁华终将褪去,而希望永远孕育在下一个春天。

崇德路的大叶榕,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生长着。它们见证了城市的变迁,守护着行人的脚步,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真谛。在这喧嚣的都市里,能有这样一条绿荫匝地的街道,实在是难得的福分。当我们在树荫下驻足,或许能听见时光流淌的声音,看见生命最美的模样。



绿满崇德路

陈巧玲 摄



又见故园飞白鹭

刘峰

一俟“绿遍山原白满川”时节,白鹭翩翩飞回了故园。

胭脂色的晨曦下,橘黄色的夕照里,时有一群白鹭栖在村溪柳林,远远望去,宛如一团未消融的春雪。总有那么一两只,立在高高的树梢放哨,随着柔韧的枝条起伏,如踩跷跷板似的,气定神闲,中带有几分机警。

漫步柳林,仰望树梢,只见一只只白鹭,宛如小家碧玉,仿佛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恰似林风眠画笔下的仕女。偶尔,有的白鹭会像孔雀开屏一样,迎风抖动蓑羽,宛如新娘洁白的婚纱被风儿轻轻撩起,真美呀!

绿秧田的白鹭,是那么的好看!

“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白鹭忽飞来,点破秧针绿。”此时节,秧苗尖尖,才插入水田不久,正在悄悄返青。白鹭来了,仿佛画笔蘸了翠白,点染在青绿里;又似一瓣瓣洁白的栀子花,缓缓飘落绿秧田。

晴日里,常见三三两两的白鹭,在秧田一边静静踱步,一边静静觅食,宛如小小的白云在移动。它们那小小的白影倒映在明净的水田,格外雅洁、恬静、柔美。

此时,我喜欢坐在青青草坡,慢慢欣赏白鹭之美。

只见,白鹭娴静地迈着一双纤细的腿儿,黑水晶般的眼睛凝视着水面。当发现水下有动静,它将蜷曲的脖儿微微向前一伸,“噗——”闪电般地将长喙伸入水里,衔起一粒青螺,或一只小虾,或一尾小鱼。霎时,水面绽开了一朵褐黄色的水花,漾开一圈美丽的碧螺纹。

白鹭飞翔在秧田上空,在蓝盈盈的天空衬托下,身姿十分优美。只见它的颈子弓成“S”形,一对纤腿朝后并拢,笔直伸展,微微上翘,宛如一对挠钩,一如飘逸的汉隶。它们飞得是那么的静,一双翅膀一上一下,舒缓自如,从从容容。山空湖静里,翅膀摩擦着空气,发出“咝咝”的微响,宛若电流穿过,是那么的好听。

山青青,水碧碧。

当鹭儿飞翔在青山绿水间,倒映在水里的影子也随之静静迁移,如梦似幻,使人想起曹植笔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

偶尔,秧田上空飘过一片云,秧田变得青阴阴的,白鹭的羽毛随之变青。当云飘过后,白鹭仿佛从电影镜头里走出似的,立在秧田,光艳照人,恍若隔世。

有时,云儿来不及离开,会洒下一场细雨。

一只只白鹭立在淡青色的雨雾里,一动不动,变成了一团团朦朦胧胧的白影儿,有一种无言的凄美。它们不愿飞走,与青烟相依。当云破天青,一道彩虹弯弯,横跨在青穹,宛如一座江南桥。目之所及,露珠闪闪,流水潺潺,白鹭分外活跃。被细雨洗濯后的它,是那么的玲珑、洁白、秀美。

白鹭飞到哪儿,哪儿就是一幅画。倘若,一定要给画儿取个名字,我叫它:初夏!



深沪润饼卷

颜长城

行行走走中,总会发现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在晋江市,不管是安海镇的土笋冻、桔红糕或东石镇的蚵仔煎,抑或深沪镇的壶仔饭、马鲛羹、杂菜卤,都是家喻户晓,名声在外的乡味小吃,满满都是乡愁味道。

好友周末返乡,让其从深沪镇捎带回润饼卷。随着在茶韵中品尝深沪润饼卷的甜香滋味,我脑海里也泛起了在深沪镇与润饼卷的初次邂逅。

深沪是一座海丝风情小镇。2016年“五一”假期期间,我应约到深沪镇,斯时那里正在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在品尝过深沪汤汤水水的美食之后,路过深沪镇文化中心路段时,一位老伯正在现场制作贩卖一种叫作“深沪润饼卷”的小吃,我脑海里的些许回忆被勾起来了,于是停顿下来,与卖家唠叨了解一番制作过程,也买了一些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其实小时候,我也吃过类似的甜点小吃。以前在安海三里街,有个小贩时常沿街贩卖一种名叫“酥搁脆”的小吃,也是用春卷皮包裹花生碎之类的,吃起来香香甜甜。这种“酥搁脆”是把麦芽糖拉成薄薄的一片片,然后沾满花生碎,包裹成卷,入口酥脆,与深沪润饼卷糍软韧劲的口感大不相同。而与深沪镇近在咫尺的金井镇也有类似小吃,外观与内在差不多,但包裹的物料还添加了芫荽、菜头酸、蒜白等,更别有咸津甜香的丰富滋味。

润饼卷,顾名思义,就是用润饼皮包裹食材的食品。在晋江,传统的润饼皮是用面团碾压成薄又圆的形状,然后贴在烘炉壁上烘干而成,一般用于润饼菜包裹用。而深沪润饼卷用的面皮是采取另一种手法制作的。先将高筋面粉、水、盐按一定比例混合并反复搅拌,形成充满黏性、韧性和筋道的面团,然后取部分面团抓在手里,在烧热了的平底煎锅上一贴,一蹭,再快速提起,待面皮定形熟透后取下,所呈现的是一张薄薄而富有Q弹筋道的面皮。虽民间有称之为“擦饼”,也有叫作“润饼皮”,但应该叫“春卷皮”比较合适吧!

深沪润饼卷的制作原料中除了面皮外,其余二项就是花生碎和“甜仁心”。花生碎的制作比较简单,就是把花生仁放到锅里炒熟后,去除全部花生膜,再将花生仁碾成碎末即可。而制作“甜仁心”则是比较费工夫的:首先须先准备好切碎的葱头,经油炸而成金黄色的葱头酥。接下来的熬糖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糖熬不到位,就会不成型,这个过程是技术活。按一定比例的水、麦芽糖、白砂糖和盐一同放进锅里,掌握好火候慢慢熬煮至糖汁黏稠,熬好的糖浆起锅后,及时撒入油炸葱头酥,趁热搅拌均匀,稍待放凉成形,即用木棍撬起成团,然后缠绕在木棍上进行拉扯,混入空气的糖体,慢慢就变成白色的“甜仁心”了。贩售时则取“甜仁心”拉成扁长形状,剪一段铺放在面皮上,撒些花生碎,再将面皮四边折包起来,就是甜糯香的深沪润饼卷了。

深沪润饼卷经济又实惠,既可佐茶,也可解饥。满口回香、甜而不腻的滋味,让它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最爱,也成为逐浪扬帆的“讨海人”出海补充能量的船上美味,更是一道让旅居海外的“番客”念念不忘、装满绵绵乡愁的乡味小吃。



脸谱

清明节那天,我回到老房子。八叔公的脚板薯在老房子的角落里堆得小山一般高。八叔公问我们喜不喜欢吃,如果喜欢吃的话,就每人分一块回家。

我知道我的八叔公属马,今年95岁。之所以清楚地知道八叔公的属相,是因为我在那座老房子生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亲人们许多次和我说起我出生那天的场景。

因为早产,当时情况一定十分危急,老房子里应该是一片忙乱的情形。多年后,我从亲人口中支离破碎的描述,复原出当年的紧张气氛。八叔公火速前往山下的水沟旁采摘一种草药,据村里的接生婆说,那种草药可以缓解产妇的不适。她们应该是希望我能在母亲的肚子里多待上几日,不承想,我还是着急慌忙地来到这个世界。

后来外婆告诉我,我刚生出来的时候,肚子是透明的,在抽屉里睡了三天,才会哭,才会吃奶。那三个日夜,外婆寸步不离照顾在侧,用棉签往我嘴唇上沾一些汤粥。好不容易,我活了下来。

八叔公已经搬进小堂叔新建的楼房里。新房就在老房子旁,外面有两棵古老的龙眼树。我曾多次听村里的老人说,那两棵龙眼树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是亭亭如盖的样子了。我们小的时候,龙眼树下那一片阴凉的场地就是最快乐的游乐场,打玻璃弹珠、转陀螺、跳绳、跳格子……

当然,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龙眼成熟的季节。因为有很多年,八叔公向龙眼的主人承包了那两棵龙眼树。一到收获的季节,八叔公就架上梯子,上树去采摘。那些年月,龙眼的果实很值钱,我们一群孩子只能在树下捡拾掉落的龙眼。即便是这样,每个小朋友也都能吃得肚子滚圆。

龙眼树往外就是田地,八叔公的脚板薯就种在田里。

八叔公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前面讲到,他和我一样属马,“你是晚马,歇工的时候生的,所以你一辈子都不用干重活,很好命;我是早马,一大早出生的,这辈子就是劳碌命。”八叔公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像一朵绽放的菊花。

在八叔公的脸庞还没有绽放菊花的那些年月里,他总是不辞辛苦地默默耕耘。水稻、芭乐、橘子、橙、柚子、香蕉、菠萝……八叔公种过的作物品种繁多,每样都产质量丰。

多年以后,我离开家乡,离开住了二十多年的那个家。老房子在时光里渐渐颓败,一切已是物是人非。好在,岁月在脸上刻下沟沟壑壑的同时,也让我学会用一种遥远的距离和新鲜的眼光看自己。

八叔公很认真地委托厦门的小姑姑,带一大块脚板薯回厦门给“韵啊”姑姑。八叔公说的这位姑姑已年过八旬,我跟她许多年没有见面了。记得最近一次遇见是在厦门轮渡码头,我下了船,上公交车要前往小姑姑家给表弟补课。如今,表弟家的孩子已经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了。

八叔公自幼和我爷爷从老家泉州来到漳州,苏家的八兄弟如今只剩下他了。“韵”姑姑应该叫八叔公“八叔”,老人习惯在称呼对方时加一个“啊”字的尾音,这样的情韵只有用闽南话说才能表达得出来。八叔公说:“叔种的,给她,她一定喜欢吃。”

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八叔公的脚板薯

苏水梅



诗情

谷雨时节的凫美村

一凡

谷雨落在凫美村的屋檐
古戏台上渔网像时间的钟摆
在风中摇晃
一排海鲜馆的玻璃缸里
游动着银色的时光

晨曦的潮水漫过滩涂
阿顺兄的海豹小船驶向春天深处
鱼竿划破海面
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门前石榴树低垂,听着潮声
仿佛回忆某个遥远的夏天
那时,我和爱人站在树下
高像素般的笑容
定格在小渔村巷子里

赶小海的渔民
在暮色中渐渐消散
“火车网”里最后一尾鲈鱼跃起
坠入深蓝的梦境
栈桥的影子被弯曲入海
浪花在礁石上翻滚
溅起一行行沾满咸涩的诗句

夜幕低垂,青创食堂的灯光亮起

八寨的渔火在海上漂浮着

像一首古老的歌谣

被潮汐轻轻吟唱

渔网、鱼竿、石榴树都在等待

下一个季节丰收的潮声



花语

怕见花开

章铜胜

过了清明时节,气温突然间就升起来了,那些在早春时还悠然着的花儿,此刻也乱了方寸,一阵风似的全开了。整个春天就显得比往年格外的热闹些,真的如辛弃疾在《汉宫春·立春日》一词中所说的那样,有了“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的慌张模样。我是不太喜欢一个慌张而又短暂的春天的,大概已经习惯了那些春日的花次第开放的连绵,习惯了在一朵朵花上盛开着的岁月悠然的样子。从情感上来说,我更希望春天是一个漫长的季节,希望她缓缓地来,迟迟地归,让我们有时、有心情,去品味春日花开的种种美好。

花开阳上的春天,总是安静而又美好的。我希望在早春的一抹残雪里,看见湖边一枝梅花疏影横斜的淡雅,墨干虬枝,染点点梅开,绿萼,或是红梅都好。在一场寒意冷的春雨中,看见一株白花,或是紫花辛夷,若惊鸿的一树花影;看见一抹烟雨的屋檐,团团杏花,涂抹灿烂的一片绯红。在一暖和的春风里,看见村外的那片桃花林,桃花林间桃花片片,随风而舞的自然和随意,也看见桃花簇拥的花落成阵。不见桃花也好,见了桃花也罢,谁又会在意这些呢?看见花开时,自然也会看见落花。

早晨去公园慢跑,一半是为锻炼身体,一半是为看公园里的草木。从清晨的一点亮光里,看见植物刚醒时的样子,再到一缕阳光穿透树影,洒在眼前的地上。一阵清风穿林而过,留下些微的声响。那些植物,在阳光和风声里,似乎也精神了一些。我也一步一步地跑进了沿路花开的阳光里。

在熹微的晨光里,我看香樟的叶子耷拉下垂着,没有半点精神,仿佛是在打着盹儿。而春天的花儿是不同的,它们开着,在夜里似乎更精神一些。这个清晨,我看那些海棠,依然开得很热闹。海棠含露,那样点点红的热闹里,便有了露的清涼与清淡。苏轼在《海棠》诗中说:“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想想,苏轼的担心还是有些多余的。昨夜落下的海棠花瓣,已经被人扫拢了,堆在路旁,一路跑过来,看见一堆堆的海棠花瓣,心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路两边,一棵树的海棠依然开着,花纷纷,叶茂密,依旧热闹。突然间,就喜欢起海棠来了。张爱玲恨海棠无香,但看着海棠的花开花落,我却无法生出半点的恨意来。

在海棠花开之前,梨花开了,李花开过,桃花开了,樱花也开了。开过的花,已经落了。在海棠花开之后,还有牡丹、芍药、紫藤,还有那么多的花要开。春天的花,真是太多了。海棠花开,不是一场花事的开始;海棠花落,也不是一场花事的结束。也许,世间的花开花落,本没有开始和结束。我们盼着花开——花开了,花也落了,可我们依然会固执地盼望着下一次的花开。

海棠的花,边开边落。就像是每天清晨,在我慢跑的路上,总会看到有的花正在开,有的花已经开始落了。久了,便见惯了那一路的花开花落,也就不以此为意了。到了海棠花开,也就有了那一片平常心,知道花开,花也会落。在海棠花开花落时,紫藤也挂起了一串串紫色的藤蔓。一串串的粉紫,那样新,那样嫩,仿佛和逝去的春光没有任何关联。串串紫藤挂起的,是一串串簇新的春光,耀眼而又鲜明。

看将要开花的紫藤,心里忽生了一点怕意,怕见花开。就像前几天,发现我家阳台上的几盆牡丹开了,粉红、深紫、金黄,花形硕大,花色妍丽,好生欢喜。妻拍了视频,放给家人看。他们看见牡丹花开,很是开心。昨天,在阳台上,看到紫红的花瓣落了,粉红的花瓣已经淡成了浅白的白,心里突然就有些怕了,怕他们会问起那些牡丹的花开。